

主 编 邓晓芒 戴茂堂
副主编 舒红跃

德国哲学

(2017年下半年卷)

GERMAN
P H I L O S O P H Y

(The 2017 volume, No.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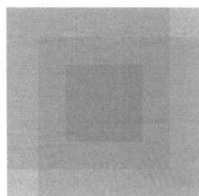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SOCIAL SCIENCES ACADEMIC PRESS (CHINA)

主/编 ■ 邓晓芒 戴茂堂

副主编 ■ 舒红跃

德国哲学

(2017年下半年卷)



GERMAN

PHILOSOPHY

(The 2017 volume, No.2)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SOCIAL SCIENCES ACADEMIC PRESS (CHINA)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德国哲学. 2017 年. 下半年卷 / 邓晓芒, 戴茂堂主
编. -- 北京: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18. 8
ISBN 978 - 7 - 5201 - 3049 - 3

I. ①德… II. ①邓… ②戴… III. ①哲学 - 研究 -
德国 - 丛刊 IV. ①B516 - 5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8)第 155411 号

德国哲学 (2017 年下半年卷)

主 编 / 邓晓芒 戴茂堂

副 主 编 / 舒红跃

出 版 人 / 谢寿光

项目统筹 / 周 琼

责任编辑 / 黄金平

出 版 /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社会政法分社 (010) 59367156

地址: 北京市北三环中路甲 29 号院华龙大厦 邮编: 100029

网址: www.ssap.com.cn

发 行 / 市场营销中心 (010) 59367081 59367018

印 装 / 三河市东方印刷有限公司

规 格 / 开 本: 787mm × 1092mm 1/16

印 张: 15.25 字 数: 256 千字

版 次 / 2018 年 8 月第 1 版 2018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 ISBN 978 - 7 - 5201 - 3049 - 3

定 价 / 98.00 元

本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与读者服务中心 (010 - 59367028) 联系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卷首语

本期在编期间，惊悉我们敬爱的学界前辈梁志学先生不幸仙逝，享年 87 岁。梁先生素来以堂堂武夫形象示人，身材健硕且目光炯炯，一身正气。前年（2016 年）《德国哲学》创刊 30 周年纪念大会上，梁先生作为本刊创办人之一，做了主题发言，全场都为 85 岁高龄的梁先生思路之清晰、言辞之干净而暗暗称奇。去年（2017 年）8 月，商务印书馆建馆 120 周年纪念大会在北京饭店召开，我与梁先生被分在一个组（哲学组）讨论，当时梁先生虽然已检查出肺癌，说话有些中气不足，但仍然精力满满，伸出手来要和我掰手腕。我当然不敢用力，略试了试，惊呼：“机械臂啊！”后来听说梁先生住院治疗了一段时间，又回到家中静养，由女儿照看。今年 1 月 5 日，我趁在北京开会时，和妻子一起去他家看他。在病床上，我握住他的手，他脸色清癯，认出我来，眼光和煦，与平时没有什么两样，只是已说不出完整的句子，只是反复叨念着：“1931 年……1937 年……”保姆说，估计他是在回顾自己的一生：1931 年出生于山西定襄，1937 年上小学。但是由于说话太困难，只好作罢。我在床边坐了 20 来分钟，梁先生摆手示意和我们告别，我想梁先生大概也很累了，就出来了。没想到 10 天后，也就是 1 月 15 日凌晨，梁先生走了。我在武汉接到张伟珍发来的消息，随即回了一封电子邮件：

“没想到梁先生还是没有能够挨到春节，一位顶天立地的汉子轻轻地摆了摆手，驾鹤西游去了。”

我曾在《梁志学先生〈小逻辑〉新译之观感》一文中写道：

“梁先生是我在德文哲学文献翻译上的第一篇处女作康德《实用人类学》

译稿的审稿人。记得当年（1986年）接到梁先生寄回给我的经过批改的译稿和充满鼓励的回信时，感激和钦敬之情难以言表。梁先生的字迹清秀而严整，包括信封上的字都一笔不苟，几乎可作“硬笔书法”的范帖，令我深感惊异。这种字只有心气极为充盈的人才写得出来。梁先生作为前辈名家对我的点拨使我在翻译技巧上茅塞顿开，更重要的是，他的严肃认真的学问态度给我的示范是我终生难忘的。’

在后来的接触中，我越是了解梁先生，越是感到这真是一位了不起的哲人，中国学界的良心。十天前我去看他时，他虽然已经说不出一句完整的话，但思路仍然是那么清晰。他躺在病床上，两只手轻轻地向我摇摆了几下，好像说：我要去了，后会有期。

特撰挽联一副：

平生两件事，救亡不废启蒙意；

举世一真人，学问彰明德性光。”

我至今保存着梁先生亲自用铅笔批改过的我的《实用人类学》译稿，可以看到改动处不是很多，但每改必中要害，并展示一种翻译境界，令人叹服。

梁志学，又名梁存秀，老革命，中国社会科学院荣誉学部委员，哲学研究所研究员，我国著名哲学家、西方哲学史专家、翻译家。1956年于北京大学哲学系毕业后，分配到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工作，曾任《哲学译丛》责任编辑、《自然科学哲学问题》丛刊主编、《中国大百科全书·哲学》自然辩证法部分常务副主编。著有多部有关黑格尔和费希特以及德国古典哲学的专著，译有《费希特选集》（五卷）及黑格尔《小逻辑》等一系列西方哲学经典，离休后，仍然埋头于主编《黑格尔全集》，已由商务印书馆出版第6卷、第10卷、第17卷、第27卷。梁先生生前发表的最后一篇文章，应该就是连载于本刊创刊30周年纪念辑（2016年下半年卷）和本辑的长文《思辨逻辑的基本观点》（上、下）了。稿件是由梁先生手写稿纸上邮寄来的，字写得极为工整漂亮。也许正因此，他从来不用电脑打字，都是自己手写，一般老一辈学者，字写得好的都有这个情结。梁先生一生研究的重点是德国古典哲学中的自然观和历史文化理念，并且比较重视文本考据之学；而这篇文章则以黑格尔思辨逻辑的方法论问题为研究对象，应看作梁先生长期脚踏实地埋头于具体哲

学问题之后的一次理论升华，具有总管全局的意义。

哲人已逝，一代一代的中国学者就像传递接力棒一样，在 200 年间把中国的西方哲学研究推进到了今天这样的高度，以至于连德国学者到中国来都慨叹不已：“德国哲学在中国！”这些学者从来不张扬，不见报，不出镜，不理睬人世的喧哗，一心在思想的以太中遨游，与人类精神世界中最明亮的星座为伍，他们是中国文化的脊梁。

邓晓芒

2018 年 2 月 18 日于武汉

[附《德国哲学》编辑部唁电]

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

惊悉梁志学先生于今天（15 号）凌晨逝世，不胜哀伤！梁先生是我国德国古典哲学研究领域中的学术泰斗，也是学术界同人的的人格典范，他的离去，使中国哲学界顿失一位顶天立地的贤哲。他给我们留下的精神财富将不断地滋养后学，激励我们继承他的遗志，将中国的学术事业推向前进。

《德国哲学》编辑部全体同人，2018 年 1 月 15 日

目 录

德国哲学

(2017年下半年卷)

特 稿

思辨逻辑的基本观点（下） 梁志学 / 003

赵敦华与邓晓芒对话

——康德与黑格尔 赵敦华、邓晓芒 等 / 018

康德哲学研究

论康德哲学在美德与知识问题上的超越 强以华 / 051

反康德主义者眼中的康德 迈克尔·斯洛特 文/李家莲 高静 译 / 065

理解与翻译：康德《纯粹理性批判》先验感性论 §1 辩证 溥 林 / 089

黑格尔哲学研究

黑格尔的“理性”和“信仰”

概念 路·德·福斯 彼得·琼格斯 文/程寿庆 译 / 105

黑格尔论面相和头盖骨 A. 麦金太尔 文/邓晓芒 译 / 115

黑格尔《逻辑学》“量的关系”概念刍议 卿文光 / 128

域外稿件

作为德国唯心主义完成者的

谢林 汉斯·费格尔 文/翟欣 译/邓晓芒 校 / 163

人类：从起源到言语与规划 …… 奥斯瓦尔德·斯宾格勒 文/舒红跃 译 / 197

马里翁第三个还原的提出及其简评 …………… 杜战涛 / 211

德文、英文内容提要 …………… / 228

特 稿

思辨逻辑的基本观点（下）

梁志学^{*}

三 逻辑思维与理智直观

内容提要 本文是对黑格尔思辨逻辑的基本观点的研究，分为上下两篇。在上篇中研究的是：（1）思辨逻辑对象的过程里的进化与退化；（2）在这个过程里理性与知性的关系。在下篇中研究的是：（3）逻辑思维与理智直观的关系；（4）这个过程里历史东西与逻辑东西的统一。这些研究都是以唯物辩证法为指导，结合现代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的成果进行的。

关键词 辩证逻辑 知性逻辑 进化 退化 理智直观 历史东西

理性逻辑思维是把握辩证矛盾发展过程的唯一正确的思维方式，这是一种经过中介的或间接的知识，黑格尔在建立起这样的原则时并没有完全否定直接的知识，否定理智直观。这样就出现了间接知识与直接知识的关系问题，即逻辑思维与理智直观的关系问题。

* 梁志学（1931—2018），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研究员，曾任《哲学译丛》责任编辑，《自然科学哲学问题丛刊》主编和《中国大百科全书·哲学》自然辩证法部分常务副主编，主要从事德国古典哲学的翻译与研究。

黑格尔在建立他的逻辑学时对这个问题的分析和解决并不是从古老的哲学史着手的，而是从康德以来的哲学发展过程着手的。他考察的主要是康德和谢林在这个问题上所持的观点，得出他要得出的正确结论。

理智直观这个范畴起源于康德在其《判断力批判》中提出的“直观的知性”。他在考察有机自然界的方式时发现，机械论的考察方式主张，一切物质东西及其形式的产生都必须按照单纯的机械规律来鉴定才是可能的，目的论的考察方式则主张，有些物质产物是无法按照单纯的机械规律鉴定为可能的，而为了识别它们，需要用目的性的规律。前一种考察方式是知性的考察方式，坚持原因与结果的机械性联系，后一种考察方式是理性的考察方式，坚持原因与结果的目的性联系。为了解决这个二律背反，康德花了很多力气，作出一些设想。首先，他设想过，在有机自然界中机械性因果联系与目的性因果联系是结合在一起的，而这就可以使前一种联系从属于后一种联系，但他并没有突破知性逻辑的框架，并不能说明前一种联系是一种更加普遍的联系，即目的性因果联系的极限，相反地，他从主观唯心论出发，认为作出这样的说明是独断论的，说什么“两种原理作为一个事物从另一个事物得到解释（演绎）的根本原理，是不能在同一个自然事物里加以结合的”^①。其次，他也想象过机械论原理与目的论原理在超验领域里结合在一起，但他并不真正了解现象与本质的辩证关系，反而把两者形而上学地割裂开，认为“这两种迥然不同的因果性的这样一种结合的可能性是我们理性所不能理解的”^②，这样一来，他又陷入了不可知论的立场。最后，既然机械论原理与目的论原理的客观结合是不可能的，康德便只能停留于知性思维，即“推理的知性”或知性逻辑思维。他也发现，“我们的知性对于判断力有一种特别的情况，那就是在知性的认识里特殊东西不为普遍东西所规定，因而也不能单从普遍东西推演出来”^③。康德由此得出了知性逻辑思维不能把特殊与普遍，因而也不能把机械论原理与目的论原理结合起来的结论，也就是说，他实际上肯定了知性逻辑思维不足以把握辩

① Kants Gesammelte Schriften, “Königlichen Preussischen,” Akademie der Wissenschaften, Vol. 5, Berlin, 1902 - 1983, S. 411.

② Kants Gesammelte Schriften, “Königlichen Preussischen,” Akademie der Wissenschaften, Vol. 5, Berlin, 1902 - 1983, S. 422.

③ Kants Gesammelte Schriften, “Königlichen Preussischen,” Akademie der Wissenschaften, Vol. 5, Berlin, 1902 - 1983, SS. 406 - 407.

证矛盾。

怎么办呢?康德决意寻找一种更高的认识能力,但这种更高的认识能力在他的视野中绝不可能是辩证的思维能力,而只能是非逻辑推理的认识能力。请看,他写道:“可是,直观也毕竟属于认识,并且直观的完全自发性的能力会是一种完全不同于感性和不依赖于感性的认识能力,因而会是最广义的知性,所以,我们也就可以设想一种直观的知性(从反面来说,全然是非理性的知性)从普遍东西进到特殊东西,又从特殊东西进到个别东西,也不会遇到自然界在其产物中按照特殊规律对于知性的符合的偶然性,而正是这种偶然性使我们的知识很难达到对于自然界的多种多样事物的认识的统一性。”^①这样,康德就假定了一种直观的知性,一种非逻辑推理的、不依赖于感性的认识能力,这种认识能力就是要洞见特殊与普遍、机械性因果联系与目的性因果联系的统一的。

德国古典哲学改造者谢林大力发展了康德的这个假定。他把康德所谓的“直观的知性”称为理智直观。他之所以接受了康德假定的这种更高的认识能力,是为了克服当时在自然哲学研究中占支配地位的知性逻辑的思维方式。在当时的自然哲学研究中,已经揭示出许多辩证矛盾,诸如吸引与排斥、正电与负电、化合与分解、因果性与目的性等,需要从历史发展的观点加以探讨,但那种自然哲学研究还囿于“非此即彼”的思维方式,并不能把握这种发展,所以,谢林在从事自然哲学研究时就坚决否弃了知性逻辑的思维方式,而诉诸理智直观。

谢林以为,在整个自然界里,“对立在每一时刻都重新产生,又在每一时刻被消除。对立在每一时刻这样一再产生,又一再被消除,必定是一切运动的最终根据”^②。“贯穿在整个自然界里的正是一种普遍的二元对立,而我们在宇宙里发现的只不过是这种原始对立流传下来的一些后代,宇宙本身就存在于它们中间”^③。可以说,在德国古典哲学发展里,谢林第一个揭示了辩证矛盾是一切事物发展和变化的源泉,这是他所作出的一项极其重要的贡献。但他是怎

① Kants Gesammelte Schriften, “Königlichen Preussischen,” Akademie der Wissenschaften, Vol. 5, Berlin, 1902-1983, S. 406.

② 谢林:《先验唯心论体系》,梁志学、石泉译,商务印书馆,1977,第148页。

③ Friedrich Wilhelm Joseph Von Schellings Sämmtliche Werke. Edited by K. F. Schelling. Charleston: Nabu Press, 2010, Volume 3, S. 250.

么解释辩证矛盾的发展过程的呢？

从本体论来看，谢林认为，这种矛盾发展的各个阶段是理智力求达到自我直观的活动所经历的阶段。第一个阶段是以质料为标志的直观，它的矛盾是吸引和排斥，它是理智直观其自身的没有成效的尝试。第二个阶段是以物质为标志的直观，它的矛盾发展过程是从磁体的南极和北极的统一出发，经过带正电的物体与带负电的物体的分立，而进到对立面的相互渗透的化学过程，它仍然是不成熟的理智直观。第三个阶段是以有机体为标志的直观，它的矛盾是机械性与目的性、直线式因果联系与圆圈式因果联系，它体现了理智的本质，因而在它发展的顶点达到了理智的自我直观。这样，谢林就把康德假定为最高认识能力的理智直观改变成了他的自然哲学体系的最高本原，即“绝对同一体”。

从认识论来看，谢林在理智直观问题上也比康德走得更远。第一，康德把理智直观假定为非逻辑推理的，是在它作为把握有机自然界的认识能力的意义上讲的，谢林则进一步认为，“这样一种直观是一切哲学的官能”；“它不是以客观事物或主观事物为对象，而是以绝对同一体，以本身既不主观也不客观的东西为对象”^①。这样，谢林就给自己堵死了以非逻辑思维转向逻辑思维，从而建立辩证逻辑的道路。第二，在康德那里，理智直观是作为克服科学和哲学遇到的辩证矛盾提出来的，他只说这是一种更高的认识能力，而没有说它是科学家和哲学家所不曾拥有的，但到了谢林这里，理智直观则变成了一种解决矛盾的神奇才能，它仅仅是艺术天才所拥有的。在他看来，科学家只能用机械的方法，试图去解决本来只能由艺术天才找到解决办法的难题，所以“在科学里没有天才”^②。不仅如此，在他看来，艺术也高于哲学。他写道，“艺术对于哲学家来说就是最崇高的东西，因为艺术给哲学家打开了至圣所，在这里，在永恒的、原始的统一中，已经在自然和历史里分离的东西，必须永远在生命、行动和思维里躲避的东西仿佛都燃烧成了一道火焰”^③。结果，真正足以把握现实世界的本质的就只有那些具有不可言传的神奇天才的艺术家，但谢林的这种非理性主义倾向不久就在德国古典哲学的发展进程中遭到了扬弃，尽管在它

① 谢林：《先验唯心论体系》，梁志学、石泉译，商务印书馆，1977，第274页。

② 谢林：《先验唯心论体系》，梁志学、石泉译，商务印书馆，1977，第272页。

③ 谢林：《先验唯心论体系》，梁志学、石泉译，商务印书馆，1977，第276页。

的背后有强有力的支持者。

这位支持者就是直接知识论者雅可比。他早就在他的《沃尔·德玛》(1781年)里宣称,“凡属绝对本身的真东西,都绝不是用推理和比较的方法得到的;我们的直接知识(我在)和我们的良知这两者是某种神秘的东西的活动,在这种活动中心灵、知性和感觉是结合起来的”^①。在这里,雅可比也像康德那样,认为我们通过正确的思维、通过思辨的逻辑是无法认识作为万物的本原的绝对者的,而只有通过主体的直接知识、通过非逻辑的理智直观才能认识这样的绝对者,或者像黑格尔在谈到有限者与无限者、现象与本质的关系时指出的那样,“在康德那里结论是,我们只认识现象,在雅可比这里结论是,我们只认识有限的、有条件的东西”^②。因此,根本问题还在于阐明有限者与无限者的关系,从而阐明间接知识与直接知识、逻辑思维与理智直观的关系。黑格尔从自己关于这种关系的辩证观点出发,分析了直接知识论的主张。黑格尔正确地看到,这种“主张在于,无论作为一种单纯主观的思想的理念,还是一种单纯的独立存在,都不是真理”,因此,“理念只有以存在为中介,才是真理,反过来说,存在只有以理念为中介,才是真理”,也就是说,直接知识论想得到理念与存在的统一,这是它的正确的地方;但它的错误的地方在于,它没有看到,“两个不同的规定的统一并不仅仅是纯粹直接的,即毫无规定的和空洞的统一,而是恰恰在这种统一中设定了这样的关系,即一个规定只有以另一个规定为中介,才有真理,或者,如果想这么表达的话,任何一个规定只有通过另一个规定,才与真理协调起来”^③。这就意味着,理念与存在的统一是有限者与无限者的矛盾不断发展的过程,是间接知识与直接知识的矛盾不断发展的过程,在这样的过程中两个对立的规定既相互区分,又彼此统一,或者更具体地说,有限者蕴含着无限者,无限者映现为有限者,间接知识包含着直接知识,直接知识体现为间接知识。直接知识论否定了这样的辩证发展过程,这就犯了片面性的错误,导致了三个后果:把主观的知识冒充为真理;把一切迷信和偶然崇拜宣布为合理的;把真正信仰的对象限定于没有规定的超越性事

① Friedrich Heinrich Jacobi, Werke. Gesamtausgabe Hrsg. V. Klaus Hammacher and Walter Jaeschke, Hamburg: Meiner, Stuttgart: Frommann-Holzboog, 1998, Bd. 5, S. 122.

② 黑格尔:《哲学史讲演录》第四卷,贺麟、王太庆译,商务印书馆,1995,第305页。

③ 黑格尔:《逻辑学——哲学全书·第一部分》,梁志学译,人民出版社,2002,第143~144页。

物。尽管黑格尔在批评雅可比时总是限于宗教哲学领域，而没有涉及自然哲学领域，但他所阐明的辩证认识过程对于真正的哲学研究和科学研究都具有巨大的启发价值。

黑格尔在扬弃这种非理性主义倾向时是分为两步走的。他所走的第一步在于，从积极方面批判地继承康德的“直观的知性”所包含的合理内容，同时也揭示康德的这个概念的错误。在他看来，“直观的知性”是一个很深刻的规定，因为它预示着构成自然界的本质的具体概念或理念，预示着自然界中的对立面的统一。他说，有机体是自然界的机械性与目的性的统一。“我们把它认作是一个内在于感性事物中的概念，这概念使得那特殊的東西遵照它〔的规定〕；这样我们就是按照一个直观知性的方式来考察有机体。伟大的东西就是理念，就是真正的具体的东西。亦即通过内在概念规定了实在。”^①他充分肯定了康德的“直观的知性”的合理内涵，说康德把具体东西的观念引入了哲学。但是，黑格尔也指出了康德的“直观的知性”具有主观主义和不可知论的性质。他写道，“康德自己又把这些观念仅仅理解为主观的规定；它们仅仅是考察的方式，不是客观的规定”。“康德曾经揭示了最高的对立，并且说出了这些对立的解除”。“同时康德却说，这只是我们的反思的判断力的一种方式，生命本身并不如此，但我们却习惯于那样去考察生命，那只是我们的反思的通则。”^②康德未能通过“直观的知性”走向客观辩证法，走向思辨逻辑，而陷于“非此即彼”的对立，“这完全是知性哲学，它否认了理性”^③。

黑格尔在扬弃这种非理性主义倾向时所走的第二步在于，他既肯定了谢林在发挥康德的“直观的知性”方面所做出的积极贡献，也批评了谢林在这方面所导致的错误观点。黑格尔认为，谢林在考察理智的无意识的创造过程时已经形成一个观念，即在对立面自身之内指出它们的真理是它们的统一，这个观念是正确的，因为每一方面单独来看都是错误的；但是，“谢林并没有把这个观念按一定的逻辑方式加以彻底论证，在他那里对立统一是直接的真理”^④。谢林把主观与客观的绝对无差别的同一性既作为他的哲学的开端，又作为矛盾

① 黑格尔：《哲学史讲演录》第四卷，贺麟、王太庆译，商务印书馆，1995，第302页。

② 黑格尔：《哲学史讲演录》第四卷，贺麟、王太庆译，商务印书馆，1995，第302页。

③ 黑格尔：《哲学史讲演录》第四卷，贺麟、王太庆译，商务印书馆，1995，第306页。

④ 黑格尔：《哲学史讲演录》第四卷，贺麟、王太庆译，商务印书馆，1995，第354页。

的绝对解决的归宿;对此,黑格尔写道,“但同一性不是抽象的、空洞的、枯燥的。这乃是(形式)逻辑的同一性,按照共同之点的分类别,而区别却仍然存在于同一之外。(真正的)同一性是具体的,既是主观性,也是客观性,主观性和客观性皆作为被扬弃了的、理想的环节包含在其中。(谢林的)同一性是绝对地(抽象地)陈述出来的,并没有证明它是真理。在哲学研究里,人们要求对于所要树立的观点加以证明,但是如果从理智的直观开始,那我们就会满足于断言、神谕,因为所要求于我们的只是作理智的直观”^①。谢林的“理智直观”抛弃了逻辑的东西和思维,而把雅可比的“直接知识”奉为原则,按照这个原则,应用逻辑范畴的间接知识是达不到真理的,因此,获得真理的唯一途径就是灵感之类的非逻辑的直接知识。关于这类观点,黑格尔指出,直接知识和间接知识是统一的。一方面,按照最普遍的经验,确实会有许多真理直接呈现在有教养的人们的意识里,然而它们是多方面的反复思索和长期的生活经验的产物,就是说,无数的间接知识转化成了某种直接知识,“直接知识实际上是间接知识的产物和成果”^②。另一方面,在科学和艺术里,天才的创造活动确实会洞见事物的枢机,然而随着岁月的推移,他们的非凡建树已经变为简单的思想规定,就是说,直接知识转化成了间接知识,“许多在以前曾为精神成熟的人们所努力追求的知识现在已经降为儿童的知识”^③。黑格尔揭露了直接知识论的观点的片面性,说这种观点自以为超越了“非此即彼”的知性逻辑范畴,实际上仍然陷于这类范畴。

谢林的“理智直观”产生了极其恶劣的后果,这引起了黑格尔的反感。黑格尔批评说,既然他的“理智直观”抛弃了概念的认识,那就只能把知识设定在任何偶然碰巧想到的东西上,而这样一来,就似乎只有少数具有艺术天才的个人才会享有对于具体事物、对于主客同一体的“理智直观”。黑格尔描写道,这些充满了对永恒、神圣和无限的高尚情感的幸运儿,穿着法座的道袍阔步而来,佯言自己就像从手枪里发射子弹一样,突然产生出深刻的洞见和奥妙的灵感。“不过,创见虽深刻,还没有揭示出内在本质的源泉,同样,灵感虽闪烁着这样的光芒,也没有照亮最崇高的苍穹。真正的思想和科学的洞见,

① 黑格尔:《哲学史讲演录》第四卷,贺麟、王太庆译,商务印书馆,1995,第353页。

② 黑格尔:《逻辑学——哲学全书·第一部分》,梁志学译,人民出版社,2002,第141页。

③ 黑格尔:《精神现象学》上卷,贺麟、王玖兴译,商务印书馆,1979,第18页。